

茶話癸

二十 耍貨

豈明

湖雅卷九「器用之屬」中有這一節：

「摩猴羅，按即泥孩兒，俗稱「泥菩薩」，以昆山泥造人物形，兒嬉所用。有泥貓，置蠶筐中，以辟鼠，曰黍貓。又以五色粉造人物形，曰「粉作」；熬蔗糖和以麥麵，就木范中澆成人物形，曰「糖作」，亦呼「糖菩薩」，亦呼「糖人」；熬青糖，就木范中吹成人物形，曰「吹糖」，皆以供兒嬉。酒筵看席或用粉作塘作盛碟，以配粘果。凡小兒戲具，皆以木以錫以紙以泥造成，形式名目甚多，統名耍貨。」

又查通俗編卷三十一「俳優」類有「泥孩兒」一則，今錄於下：

「老學菴筆記：鄜州田玘作泥孩兒，名天下，一對直至十練，一牀直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許棻有詠泥孩兒詩。

方輿勝覽：平江府土人工於泥塑，所造摩喉羅尤為

精巧。

白獺髓：游春黃胖起於金門，地有杏花園，游人取其黃土戲爲人形，謂之湖上土宜。

按，摩喉羅，游春黃胖，俱泥孩之別稱也。又廣異記載韋訓盧贊善事，有帛新婦子磁新婦子，乃即今所謂「美人兒」，而肖嬰孩者亦往往剪帛燒磁不一。」

范寅著越諺 (1882)，收錄方言頗爲詳備，我以爲定有好些耍貨的名稱，豈知檢閱一過，却沒有什麼，殊出意外。孫錦標的通俗常言疏證 (1902) 雖最近出，但專以古証今，所以也只寥寥幾條，不足稱引。中國對於兒童及其生活可以說是很是冷淡了。潛夫論云，「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皆無益也，」這或者可以代表中國成人們的玩具觀罷。

我讀了湖雅的上章，却引起了好些回憶，雖然我童年的回憶是那麼暗淡而且也有點模糊了。因爲這「耍貨」二字很是面善，——是的，這是在從市門閣至青黛橋（據說本字是清道橋，但我是照音寫的）的一條街，

即所謂鵝項街（Noghoangk）的中間，有幾戶店，在他的招牌或牆上寫著這兩個字曰「一貨」。賣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也無非竹木製的全副兵器，紙糊面具，不倒翁稱「勃勃倒」，染色的木盤杯碗酒罇，泥青蛙，或老虎及鴨，大抵背上有孔可吹，或是底板的桑皮紙夾層中置叫子，按起來會吱吱地叫。此外自然有「爛泥菩薩」，無論是狀元，老嫗（Tammoei，墮民中之婦女），或「一團和氣」，都平等地陳列在架上，但我們喜歡牠却別有緣因，並不是牠好看，只因爲可以從牠們的泥背上刮「痧藥」，裝在小瓶子裏開藥舖。全個耍貨店的貨色，一總不值三五塊錢，但是，嚇，這店面著實威嚴，近看遠看，已儘夠我們的欣羨了。倘若這是正月的前三天，再往東走去，可以在從軒亭口（這是丁字街，即秋瑾女士被害的地方）至大善寺的路上發見一兩攤做火漆貨的。我還記得，青蛙六文，金魚八文，三脚蟾十二文，果品大約是四文均一罷，至於摸魚的老漁翁，白鬚赤背，則要二十四文，要佔去我普通所有的壓歲錢四分之

一，不大輕易敢於問鼎了。這些火漆貨最易融化，譬如一顆楊梅你攔得久一點，一面就平了，再也看不出用鵝毛管印出的圓點，所以須得每天檢點，放在冷水裏洗個浴才好；可是這也不很容易，因爲有時略略多浸，裏面的蘆幹被浸漲了，三脚蟾之類的背上往往生出裂紋。不過這總還可以玩上幾天，糖人麵人則只能保存一天左右，而且沒有補救的方法。糖人可以吃了，如不嫌那吹糖人的時常用唾沫去潤指尖，麵人則唯一的去路便是泔水缸，浸軟了一併喂鷄，拋到垃圾堆上去是不可的，因爲太「罪過人」了。比較起來，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糖菩薩。這實在是用糖「鑄」成的各種物事，有鷄兔，有馬，有鰲魚，有橋亭，有財神，彌陀佛稱「哈啦菩薩」等等，而買時以斤論，每斤不過三百文罷，倘若你到大路口的糖色店裏去。一斤，大的可以有三四「尊」，小的則二三十個不等，實在便宜極了。只要隔幾天一晒，——而且愈晒愈白，——可以保存到上墳時候，不幸而打碎一個，那就可以分吃，味道與「巧糖」一樣。湖雅

說「用糖作盛碟」，這便是巧糖，有紅黃白三色，狀如貝殼而平面。但是小兒們所喜歡的還有雜色「棋糖」，這不但因為好吃，好玩，實在還是因為雜得有趣，正如茶食裏邊的「百子糕」以及「梅什兒」（即「雜拌」）一樣。

關於范寅，我在民國四年的筆記裏會記有一則，題曰「范嘯風」：

「范寅字嘯風，別號扁舟子，前清副榜，居會稽皇甫莊，與外祖家鄰。兒時往游，聞其集童謠，召鄰右小兒，令競歌唱，酬以果餌，蓋時正編越諺也。嘗以已意造一船，仿水車法，以輪進舟，試之本二槽可行，今須六七壯夫足踏方可，乃廢去不用，余後登其舟，則已去輪機，仍用篙櫓矣。晚年老廢，輒坐灶下為家人燒火，乞饅餅炒豆為酬。蓋畸人也。越諺雖仍有遺漏，用字亦未盡恰當，但蒐錄方言，不避粗俗，實空前之作，亦難能而可貴。往歲太炎先生著新方言，蔡谷清君以一部進之，頗有所采取。越諺中收童謠可五十章，重要者大旨已具，且信口記述，不加改飾，至為有識。賢于呂氏之

演小兒語遠矣。」

但是越諺出板于光緒壬午（1882），其時我尚未出世，至十歲左右，我聽見他的軼事，已在出板十二三年後了，所以上文云「正編越諺」不確，蓋談者係述往事，誤記為當時的事情也。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北京苦雨齋。

樵歌後記

衣萍

三年前，我同思永赴協和醫院看適之先生病。先生方臥病榻讀樵歌，見我們來，微笑說：「這是一劑藥，醫你們這些恨人的！」蓋彼時思永和我們一班小朋友，多愛吟悲苦之詩，故適之先生以此戒之。

當時以樵歌不易得，未嘗注意。半年後，思永竟以肺疾死去。其速死之由，或云由於失戀。死後一日，我們小朋友數人，偕適之先生遊於公園，聊遣悲感。談次，適之先生頗以前此未詳知思永情事為憾。並說，他

對於少年人戀愛，始終不存干涉的念頭。但他始終主張，戀愛有失敗，有成功，我們要禁得起失敗，禁得起成功。並引聖保羅的話說：『譬如賽跑，大家明知只有一個人跑第一，然而大家還要跑。』戀愛應該有這樣武士道的精神！

後來大家談起思永的詩，適之先生說思永死前半年所做的一卷『沙漠中的呼喊』見胡思永遺詩，亞東圖書館發行實在太悲哀了。少年人做那樣悲哀的詩是不應該的。因又談起樵歌，適之先生對我說：『你把這本書標點起來，我來替你做序。』

此後，便在坊間訪樵歌，久而未遇。一日，有友來說：『琉璃廠某書肆，有單行本樵歌出售。倘有人以一元投之櫃上，說，「買一冊樵歌！」其店夥當即以樵歌一冊與之。否則，就而問價，則索價極昂。』記之，懷一元往，挾一冊樵歌歸。

乃以一月之力，將樵歌點讀完竣。其間並得友人黨家斌之助。校點之事，實至煩難。昔英國詩人 Thomas

Campbell 有一次爲了一首詩中錯用了一個『點號』(Comma)，竟跑了六英里的路到印刷局去改正，把『點號』改成『分號』(Semi-colon)。此其精神與我所謂『吟成一個字，撚斷幾根髭』者相同。必有此種神方可以校點古書。然而我實在不是那樣的人。也不十分忽略，遇詞中有不易標點者，乃取適之先生手校冊作爲參考。其中有適之先生所標點而未愜我意者，則以己意斟酌之。句讀之際，頗費苦心；謬誤之處，仍知不免。只得容後再爲改正耳。

我所校點的樵歌乃依四印齋長洲吳枚庵鈔校本。舊傳樵歌三卷，清阮文達公會依汲古閣舊鈔本進呈。今閱『清室善後委員會』所刊『文獻』，知樵歌三卷，仍存宮內。夫校讀古書，以求古本爲上策。惜此書付印之時，清宮管理，正多問題。待其開放而校閱，尙不知何年何日。適之先生之手校本，曾親自批注多處。其中關於校正刊誤之處，頗多極有價值者。乃選擇鈔錄而附刊之，以供讀者之研究，願讀者珍重視之。

至如樵歌文學上的價值，適之先生的「序」和劭西先生的「跋」上已經說得狠明白了。劭西先生爲了樵歌音韻問題，寫成那樣長文，我是十分感激的。我還應該感謝疑古玄同先生，他在百忙中也來對於樵歌音韻問題，發表意見。我希望此書出版後，國內有「詞癖」及「音韻癖」『考據癖』的人，能多多發表有價值的意見與評論。我們當於此書再版的時節，附刊在後面。

『這是一劑藥，醫你們這些恨人的。』——我把『這劑藥』介紹給國內許多多愁多恨的青年，並紀念地下的死友思永！

一九二六，九，六，病後記。

俾路芝斯坦的民歌

劉復

——據 Adolphe Thalasso 法文譯本譯出——

個半開半掩的門裏頭，我好像是看見了
兩朵粉紅色的玫瑰花……

不料我竟看錯了……
看去好像是玫瑰花，
實際並不是兩朵花，
只是那美麗的蘇爾瑪的兩頰啊。

在一個半開半掩的門裏頭，我好像是看見了
兩朵白色的玉簪花……
不料我竟看錯了……
看去好像是玉簪花，
實際並不是兩朵花，
只是那美麗的蘇爾瑪的兩乳啊。

在一個半開半掩的門裏頭，我好像是看見了
兩朵大紅色的石榴花……
不料我竟看錯了……
看去好像是石榴花，
實際並不是兩朵花，

只是那美麗的蘇爾瑪的雙唇啊。

花也罷，女人也罷，這有什麼關係呢？去向那僧人兒說

罷：

我的花園大，我的房子大，

花園裏可以種得花，白也好，粉紅也好，大紅也好，

房子裏可以容得下女人，黑些也好，白些也好，肌膚是

琥珀的也好，是象牙的也好，

我要搜集她們頰上的粉紅，唇上的大紅，乳上的白。

到書店去

吻月

打算到北新去取預約書，問問霞願意一同去不？繞過她的寓所，霞正在屋裏徘徊。今天霞漂亮的很，那淺藍色的夾袍，映着纔撲過粉的面龐，更白淨了些。覆滿前額的柔髮，油擦得光光的。在我開開她住舍的木門，左腳踏進門限，我早感覺出香味的噴射。霞笑着說：

「你又……來了！」在又字纔一出口，果然我今天去了兩次，她不好有怕麻煩的表示，所以隔了一會，又將「來了」兩字，加重說出，似乎我們開會時，同人進來的頭一句話就說「來了」，是表示歡迎的。「來了」，我說着坐在椅子上。此時在一間寂寞的斗室裏，有微笑給調節了，但仍是靜極。霞往來走動，注視鋪過石灰的磚地。我端詳她的打扮，不曉得我的目光為什麼充滿了哲學上的玄秘，霞體會出來我這微茫的諷刺，雙耳漸漸浮透出緋紅。「到北新去，」我說。霞正沒話頭來搪過難堪，或者正想一句話解圍，尙不曾尋出頭腦，忽然聽到，不思索就應聲了。鎖上門，走上太僕寺街，霞面上的餘熱纔退淨。

故宮牆外御河裏的春水，碧澄澄的流着。白石欄干下邊的魚鱗，曲屈排列着。宮牆上的畫閣，在波光裏倒映，更顯得金色模糊地顫動的莊嚴。纔澆過水的馬路，塵氛都消滅淨了。霞在道北邊走，我貪戀這斜陽宮闕的美麗，依着闌干走。對我的面走來兩個苦力，雖然在他

們旁晚的歸途上，仍然得鼓着疲乏的力到宿處，但他們也有閒情領略這幅畫圖。我們走近了，各注意到讓路的問題。我本不想「出位」，他們也不想「開道」，但是他們打量我的穿仗！灰色的長袍，呢平禮帽，早早避到左邊去，容我在原路上走過。「啊！衣帽整齊的有福了！我的同路者喲！我自己慶幸在你們前得了勝利；但是我親愛的同路者，在你們乾淨，直樸的靈裏，怎麼也浸潤了勢力的罪惡？我有罪了！世間的禮讓，原是給弱者的迷藥！」我悲切的思念着。不暇顧及這無邊的風物。後來我又想：『高起的大道上，妙麗的畫景裏，只有紳士性，土匪性……的人類能行走和欣賞！』

北新到了。我取來廿二史年表，霞買來一本強盜。坐了一會，商量回家罷。出門雇車；洋車！我喊着。

「先生，那兒？拉去！」

「西城太僕寺穿堂門，多少錢？」

「拉去罷，先生，三十枚。」

「十二枚！」

「少些。」車夫接著說，「二十五枚，……二十枚罷，乾脆！走快些！」

「十二枚，多半個也算白！」

「十六枚罷，先生。」

霞過意不去，多給兩枚說，「十四枚罷！」

「不行，不行！都是十二枚！」我說著過來拉霞急走。

「十二枚罷，先生，拉去罷，咳！」

我們坐上，在南池子的石路平穩的走着。我有坐洋車看書的時髦脾氣，本來在家裏是最懶不過的，但是要一出門，必在架上找一本極漂亮的書，拿着，其實那裏看下去！目眶固然是對着書，却偷偷把目光移到來往路人的身上。我翻開年表，正在「整像」，這時一輛銅裝的「包車」，在我的車旁跑過，走的實在太快，我趕緊轉過眼睛，但是這車上的「美人」，前面我看也不會看見一些，只有鬢影釵光的燦爛，在後壁幻想出一個絕代的佳人。我着急。我坐的洋車真可恨！偏不賣些氣力，

趕過去。她坐的洋車也可恨。怎不慢慢走？我又沒好意思明白告訴車夫。只在不可言說的筋肉衝動裏，覺得我給車夫不少的力量。我用力用脚推脚踏板！想幫助他前進。但是可惡的車夫仍然一步一步的走，離前面的車不到兩丈遠永久是那樣子不即不離的。我悔了，不聽車夫的「二十五枚……走快些！」自作孽！自作孽！

到府右街，那「包車」往西去了。我們的車往南走。我回頭怎望也望不見了。我們的車又隱入綠色的柳烟裏。進了太僕寺，到我的公寓裏，霞先走下。我付了車錢，那可惡的車夫，在擦他的臭汗。

「先生，多花兩個子兒！」

「沒話！」

走的餓了。叫伙計買來燒餅和腐乳，霞坐在案的一頭，我垂頭倚在椅背，還恨那兩個車夫。開始吃燒餅和腐乳，醜着顯紅的腐乳湯……我深深的嘆息了。「這是洋車夫的血啊！在短的時間裏，這兩重罪過，我不敢向自然祈求消失牠！」

霞走了，不知什麼時候走的。電燈亮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亮的。充滿了禮拜堂一般森陰的小室，只有時表的悲聲：「勝利後的悲哀，最無盡期的！」

眼波

魯彥譯

保加利亞 邊林沛林 作

倘若我是一個詩人，我定要作許多詩。——但不歌詠天空，不歌詠田野，不歌詠春天，也不歌詠秋天；我不描寫林和山，朝晨和黃昏的任何景象。

我祇作許多快活的短歌，荒唐的，天真的，甚至痴呆的短歌，我祇作「青春」的歌，——那為人們活着時所獲得而又失去的最美的物的歌。

我將這些詩集合起來出一本小小的美麗的書，用白色的柔皮裝訂，叫牠「眼波」，披上永不說謊的，我們互見有蔚藍的那眼睛的顏色；披上那些眼波的光榮：有時我們偶然或有意地和年青的小姑娘，和正在開花或已

成熟的女人相交換的那眼波的光榮。

遇林沛林 (Elin Pelin) 是保加利亞的有名作家，生於一八七八年，提米太爾伊凡諾夫 (Dimitar Ivanov) 是他的真姓名。他善於描寫鄉村的生活而他的詩和短篇故事尤有名。這一篇由世界語青年月刊 (Esperantista Dumularo) 一九二四年十月號中譯出，原譯者署名 Filanilo (情人)，真名不可考，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記。

女師大的運命

豈明

八月四日上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因為續招新生，開考試委員會，我也出席，議事完了，正要分散的時候，忽然說女子學院的學長林素園來了。因為前一天林君硬要來到任，在校職員以未奉命令，不肯為啓校長室的門，大被林君所呵斥，所以當天也不願往見，想辭絕他，我因與林君略略相識，便約了一位徐君，前去招

待，略談幾句，林君就露出不遜的態度來，徐君所以也不客氣地指示出來，昨天那種態度有失「學長」，勸他注意，末後漸近爭論，徐君便說我教訓你不要如此。說時遲，那時快，林君勃然大怒，厲聲疾呼曰，「你是共產黨！抓，抓，抓！」（特別聲明，這引號內如有一字捏造，五雷擊頂！）我那時真有點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倘若不是我在場，我一定以為這是南亭亭長所假作的話，不會實有的。但是這的確出於林君之口，入于鄙人之耳，我乃不禁稍為狼狽，不審此刻身在何世，併不禁為吾友危。爾時警察既未即進，抓徐君，徐君乃乘閒力請於林君，要求宣示證據，經了同來的兩個人（不知道是什麼姓名）的好些奇妙的辯解，如「共產黨並沒有什麼要緊」之類，林君終乃道謝，云係誤會，于是此事遂告一結束。林君既已辭去，我也回家吃午飯來了。

下午五時，剛洗了澡，在樹下閒坐，外面擊進晚報來，打開一看，第三板有一行題目云，「任可澄接收女

師大」，內中說道

「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偕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警督察處兵士共四十人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

唔，女師大又完了。去年被章士釗劉百昭楊蔭榆用武力解散，今年又被任可澄羅惠僑林素園用武力接收，前後相距只有一年另十天，女師大真可謂多難了。但是這並非偶然的，因為章士釗既解散於前，所以羅惠僑力主合併於後；這是大蟲政策的繼續。羅惠僑是去年北大的反反章的「十七教授」之一，他的這樣「維持公理」是當然的，任可澄林素園是吳大帥的秘書，更不必說了。在這個狀況之下，總之女師大是有著非滅亡不可的運命，雖然在女師大與教部的，已經不是去年的那一班人。我不幸與羅君一樣，前後兩次解散時均略有關係，而且又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誠然不免有「挑剔風潮」之嫌疑，但是我雖然還是某籍某系。而吾鄉羅君竭力主張合併女師大，卒抵於成，或者某籍之罪亦可稍從末滅，蒙

閒話家之寬容，况學長未聞賜太平湖之宴，教長亦未嘗津一千元之貼哉。至於女大方面，雖教部總次長聲言此次合併係應女大之要求，我又知道女大家長會是章士釗派的結合，但看了女大近來表示的反對合併的態度，我併去猜疑，誠實地認為確是他們的真意，那麼我不能不對於女大師生表示相當的敬意。理論上兩女校是可以合併的，但在此時於兩方面都是「有損無益」，如胡敦復先生所說。一個月前，我同女師大教員代表往教部，見到胡汝麟次長，我告訴他說，就事實而論，此刻兩校無合併之可能，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使兩校隔離而不在合併；兩校愈隔離，便愈少糾紛，可以自由發展，待至一二年後，舊日的糾紛因隔離而消滅，感情也漸恢復，隨後可以商議合併，倘若有合併之必要。不過這些話有什麼効力呢？女師大的滅亡是前定的了，結果當然是羅惠僑司長的傳統政策成功，完結了大蟲對女師大的一重公案。女大因為是關係人，所以也吃了一點「有損無益」的「拳頭末屑」，無論她是先自去要求合併的，或者不

是。

女師大總之現在已滅亡了，經了任可澄羅惠僑林素園的第二次武力解散。滅亡是女師大的運命，在中國這個現狀之下，所以我們無所用其惋惜或是驚詫。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師生有福了，兩年之中經過兩次解散之變的本科一二年生的情況實在很可體察，不勝同情之至。我也有兩個女兒，不久即可以進中學了，我願念她們的前途，常是悚然：倘使祈禱有效，我願她們能夠有較好的運命。——但是，我敢有這樣的奢望麼？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

我也貢獻幾個地名謎

劉桂齡

在語絲裏，讀了楊蔭深君的談談村名謎，負君的再談村名謎及最近八九期張慰華君的貢獻幾個地名謎；使我也想起關於我鄰村的一個「坎兒」，因為那時聽了它覺得非常巧妙！故至今還盛在我這淺狹的腦袋中，

語絲

第九十六期

上月，我看了兩本滬諺外編，內有這一類的謎語四十多則。可恨我不很懂江浙方言，書中又沒有解釋，有許多地方不能十分了解，這是很悵惘的。現在看了楊張兩君的謎語，均有解釋，明瞭悅目。並有希望徵求這種謎語的話。趁此，將我聞見所最感興趣的寫出幾個來，貢獻給讀者，以副楊張兩君之望。

- (一) 脚面上點燈——照皴(趙村)
- (二) 老太婆戴毡帽——男頭(南頭)
- (三) 嘴裏出血——紅口(虹口)
- (四) 妓女患重聽——聾花(龍華)
- (五) 兩個三十二兩——四斤(四涇)
- (六) 經布場上射箭——穿紗(川沙)

以上(一)是我想起的，這個村在山東冠縣。凡皮膚因風濕而起的細皮及泥垢，俗叫就「皴」。脚面上點燈，非照皴而何。其餘幾個跟張慰華君所寫出的五個地名謎，四個也同收在滬諺外編裏。一個同一地名，不過那邊是：「香櫟不採——黃大(黃渡)」，這或許是傳說

二五三

的地方不同因之也有差異了吧？

這部書——滬諺外編，民國十二年正月出版，編者上海胡雲翹氏。可惜他是隨便雜湊而成的，毫無次序，寫印的也很惡劣；曾經張若谷君在本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申報藝術界介紹過，說了不少的恭維話，不料「一經介紹，則聲價十倍。」從前我見這種書本是照定價對折的，現在都把定價賣實價大洋五角了！如楊君尙沒有見到這部書時，（因楊君有「在各種關於有謎語的書，看到這種的謎語，委實是很可」的話）請您用通信方法，到上海通信圖書館借來一讀。並請您將它分別村名謎，地名謎等，加以注釋，整理出來。那就是我們所最盼望的了！

十五，八，二十八，上海開北。

大家的閒話

十 南開的性教育

鑑芳

性教育在中等學校是頂重要的，也是頂難實施的。

南開當局對於性教育是很看重的，方法却極便當，就是

一味禁止。——閉口不談「性」與「愛」這種「違礙」字樣。性史初到天津來時，惹得南開當局手忙腳亂，聽說校長在禮堂召集全體學生做了一次「總廣告」，又請了學校附近書店的老板們一次，不要賣這「淫書」，又舉行一次大「搜索」，把學生的帶有「愛」字的書——如愛的結婚，愛的成年等——收沒了。又立了一個看「淫書」記大過或斥退的規條。自此以後，應該「天下太平」，在南開沒有「性」和「愛」的煩擾了。哪知大謬不然，事有一出乎意表之外者，在廁所的壁子上畫有許多「入某某的屁股」，「某某女士怎樣怎樣」等字樣，並畫有「春宮」式的圖畫，看了實在礙眼。學校當局曾用石灰粉刷過幾次，刷新了寫畫得更鮮明。（如若不信，請參觀的注意去看。）這就是南開「一味禁止」的性教育的成效。

東南大學的怪據

豈明先生：

一個大學當然不是商店，更不是張佈招貼的廣告

場，尤其不是張貼洋大人的廣告的地方，所以八月五號東南大學暑期學校之招請英商卜內門公司演映廣告電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自稱東南最高學府的東大不惜犧牲牠的校譽勾結仇英的公司貼來廣告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先生，要是這是商人勾結的，那所謂教授者將不知道要怎樣地罵他們賣國，洋奴呢？這是東大幹的呀！

作者當晚臨場，頗明一二，次晨復探訪各種消息。集成此篇，甚望先生披露。

我不是順風耳，也沒有神仙家的技能，當然不能明白當局的五臟六腑中所藏的什麼寶物；不過就當場的情形，和一個東大助教（聽說他是一個金陵大學生）的彈壓，可以歸納成兩點說明：

1. 據暑期學校的佈告「於西操場演映卜內門公司電影」一文，知道這是暑期學校請來貼廣告的。

2. 據某助教（當場彈壓的助教）的報告「這是金陵大學的影片，經暑期學校教務主任董任堅先生承認，請他們來映的。」這也許是金陵大學想貼廣告，假座東

大，而董任堅則藉此聯歡。

就二點推之，無論如何，東大教務主任董任堅究不能辭其責。現在且不批評電影場的前景，把當場的實況說一說。

五號上午東大暑期學校大出佈告，請看電演。於是當夜除暑校和東大的學生千餘人外，還有少數的市民，當羣衆麕集在東大西操場的時候，一二千人的心胸誰不是聚精會神的來看遊藝會的電影？那知理想與事實全不相符，所映的影片，全不是什麼戲劇，却是一幕純英商卜內門公司的廣告影片。什麼價廉物美，什麼在中國製造，什麼農場必備：等等一片欺人惑世的鬼話，滿片皆是。豈明先生，五卅的碧血未乾，鎗聲在耳，諸死難烈士的慘狀猶灼然在目，而十七條的提議則全無結果；誰無心肝，能不痛心疾首！是以當時羣衆心理，甚爲激昂。一剎那間，遂有一位志士出而大聲疾呼向羣衆說道：「諸位，去年五卅慘屠，至今方過一年，一切條約全未達到目的，而他們（指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公然敢在

我們東大大貼其廣告。諸位，要知道他們是用劣貨來騙我的錢，我們不應該再受他們的騙！我們應該起來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當即掌聲如雷，「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的呼聲，震動全校，繼之以「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打倒洋奴」，「打倒洋奴董任堅」……等語。羣衆愈加憤懣，一二十人，無一散者；尤欲爭先搗毀電影機械以爲快。方羣衆欲奪機械時，一位洋奴（助教）站立機械旁邊，擁護機械，並向羣衆叫道：「請各位平靜些！這是金大的影片，經暑假主任董任堅先生承認，請他們來演映的。」據他的心理，一方面是借金大來作護符，以欺騙羣衆，而遮去公司貼廣告的醜態；洗去董任堅狼狽爲奸的罪名，或者將洋大人抬在羣衆當中，使羣衆警備洋大人的利害；他方面是拿「董任堅」三個字的招牌來彈壓學生。那知道羣衆的心未死，羣衆的血仍沸，不惟不因此而退縮，反而火上加油，「打倒洋奴」，「打倒走狗」的呼聲因以加烈。那位助教遂快快告退，電影機械已於石上錚錚作響矣。響聲愈烈，掌聲愈震。當夜

羣衆全盤打毀機械而散。

次晨學生連名驅董（任堅）的佈告，在東大交通處的四壁張貼着。「驅逐洋奴董任堅」，「誓不與洋奴一日同處」，「打倒英國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像這樣堅決果斷之辭，滿紙皆是學生和羣衆的心理如是激昂，可知公理自在人心，無須我來饒舌了。至於將來的結果怎樣，那就要看東大同學們的努力和與論督責的程度了。

豈明先生，我很希望你加以批評。

素堅 一九二六，八，八。

素堅先生：

你叫我批評這件事情，我怎麼好批評呢？說這怪劇不對，豈不又要令人疑爲「挑剔風潮」；說可以演卜內門的廣告電影罷，我又心裏覺得不很舒服。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來信代爲發表罷了。至有這種怪劇，或者還不大希罕，至少在我是有點如此，東南大學的諸君見了便要成爲問題，若不是神經略

爲過敏，一定是少見多怪之故罷。請你看本期的女師大的運命這一篇，便可以知道，北京雖不演卜內門的，却演過，演著章士釗任可澄，劉百昭羅惠僑，楊蔭榆林素園，○○的廣告電影，著實要奇妙得多呢。這個年頭兒，人如不入研究系或做章士釗的黨羽，（能夠做大英的高等華人自然更佳，）什麼事都做不來，簡直有點站不住，不必說什麼津貼了。匆匆不盡。八月五日，豈明。

澄衷中學的國文會考題

豈明先生：

今晚看見語絲的「澄衷學校之國學文」，使我想起前幾年的一件事，這件事或者能夠和「雞蛋糕案」互相輝映罷。

按商務的學生雜誌，在民國十年（？），居然肯拋棄了那「國學文」的老套（該雜誌以前不過僅僅登些現人做的

「古文」而已），改革了一番，出了好幾冊大的專號，很爲該館拉了不少的買賣。在十三年十一卷二號，登了楊賢江的一篇社評「國故毒！」，把「上海某中學校的國文會考」（注意！這句是照原文錄下的，大攻擊了一頓，並把題目也錄了出來。想不到竟闖了滔天大禍，驚動了澄衷學校校長，曹老夫子慕管。他老夫子大發雷霆，大興問罪之師，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想不到該雜誌不過把這篇大文登出，末尾由該主筆先生聲明道歉完了事。（那裏會像章錫琛這樣的「頑固不死」，讓人罵了還拌嘴？）果然是「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遺下的法寶「筆誅」利害，曹老夫子世世書香，當然承着了衣鉢，攻無不克。而楊賢江被這樣的「誅」（注意！誅字從言），竟不見于該雜誌中了。

該大文我到現在腦中還覺有酸味，真是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勢。我想該文既如斯之妙，當然有「驚天地泣鬼神」的作用了，那末，韓老夫子在九泉之下，也要說「吾道不孤矣！」可惜該大文經我翻了舊雜誌之後，到

了也沒有找到，埋沒了「連城之璧」，「死罪死罪」！我看這篇大文僅在該雜誌登了一次，何況又加得有洋式的標點符號，雖然有該主筆「護法」，也未免不高明。最好由該館仿前例，把牠特別提出，刪去「夷符號」，另加以「國圈點」，用毛邊紙，仿宋字體，印成單行本。理由是：一，含着有點謝罪的意思；二，大文既如斯之高明，將來「紙貴洛陽」，定能預卜，該館也可因此而多一筆收入。不過現在我既找不到舊雜誌，印單行本無期，只好把我手下有的「國故毒」之上海某中學的「國文會考」題中的精形，錄下幾節。明知滄海遺珠，所在難免，徒以手懶題長，其餘只好割愛了。

上海澄衷中學校國文會考試題

(一) 問國學載籍分經史子集四部所以提綱領而納條流便學者也……孔子為經諸子為子其故何在諸子中亦有稱為經者能言其異同高下歟……

(二) 問國學於詩文字三者皆以美術之道行之此可誇尚於全地球者創之賴先人繼之者賴後人以文字論經之道高而文亦最工道與藝若相符焉……

(三) ……藝文志謂太史試學童能讀書九千字以上又以六體試之此漢時教小學識字之法也夫讀書必先識字今之識字益寡匪稱不及九千或不及九百焉……

又作文題讀後漢書橋立傳劫質事(劫質之質音至質押信也古謂劫質今謂擄贖又請綁票又謂請財神)

我抄完了又好笑，又好氣，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就要受這種壓迫，物質上的壓迫還不大要緊，不知到「民國肇造」十有餘年，竟有這種私塾式戕賊精神的地獄。怪不得楊賢江說：「這種考試乃是國文教育上復辟行為，凡不甘受束縛的教育青年，應該對於這種行為豎起反叛之旗，大喊一聲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德誠